

尹正平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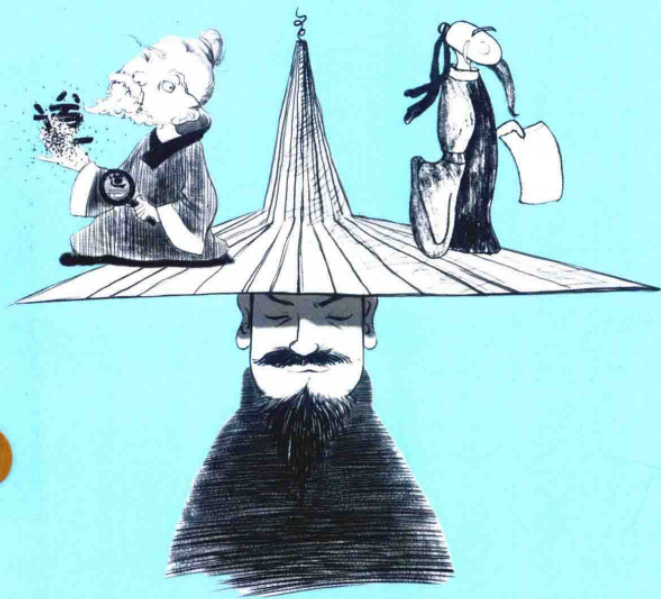
Three Thousand  
Years Of Sinology

严谨治史，语言风趣，回味无穷。  
一部人人能看懂的心灵国学史。

通俗幽默国学史的开山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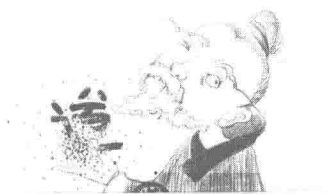
这个历史  
挺好看  
求索与突围

国  
学  
子  
三  
千  
年



# 国学二千年

这个历史挺好看



Three Thousand Years Of Sinology

## 求索与突围

尹正平——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学三千年：这个历史挺好看. 求索与突围 /  
尹正平著. --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6.12  
ISBN 978-7-5392-9128-4

I. ①国… II. ①尹… III. ①国学—通俗读物  
IV. ①Z12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89244号

国学三千年：这个历史挺好看

求索与突围

GUOXUE SANQIANNINA:ZHEGE LISHI TINGHAOKAN  
QIUSUO YU TUWEI

尹正平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抚河北路291号 邮编：330008)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江西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720毫米×1000毫米 16开本 18印张

2017年2月第1版 2017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92-9128-4

定价：36.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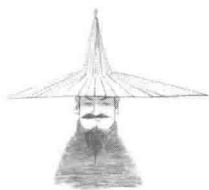
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我社调换 电话：0791-86710427

投稿邮箱：JXJYCBS@163.com 电话：0791-86705643

网址：<http://www.jxeph.com>

赣版权登字-02-2016-769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三十一回	僧人道士开博客骂战 范生萧王辩生死轮回	269
第三十二回	裴松之加密三国志 沈休文鼓吹四声诗	277
第三十三回	阮孝绪沉心作七录 魏虻蝶耍闪撰魏书	286
第三十四回	周武帝重儒灭佛 刘将军贪财造假	295
第三十五回	真真假假王孔子 打打闹闹儒释道	306
第三十六回	颜师古一心师古 孔颖达绝代达人	316
第三十七回	武则天再造明堂 啖赵陆重注春秋	324
第三十八回	大谈道统韩愈反佛责皇帝 小引性情李翱任情斥宰相	337
第三十九回	刘柳韩三友悲乐谈天命 唐武懿二宗恨爱待佛神	348
第四十回	论修史刘知几愤然辞职 兴儒教周世宗抄底灭佛	358
第四十一回	徐铉徐锴成说文解字粉丝 邢昺孙奭为十三经疏收官	369
第四十二回	孙复扬名山东道 胡瑗爆棚太学堂	377



## contents

第四十三回	李觏力挺范仲淹 欧阳打压太学体	386
第四十四回	刘原父著七经小传疑经传 王安石作淮南杂说谈道德	393
第四十五回	王首相三经新义助推新法 小程子谈圣可成帅呆胡瑗	400
第四十六回	周敦颐摩顶大小程 太极图描模人间世	407
第四十七回	周茂叔推演无极玩蹦极 邵康成接力陈抟学数艺	413
第四十八回	一朝悟二程上传天理 十年功张载下线正蒙	422
第四十九回	入关中程教主收编张载弟子 躲洛阳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	432
第五十回	闹党争三党争锋 谈不拢苏程交恶	440
第五十一回	程颐涪州作易传 蔡京高竖党人碑	450
第五十二回	蔡卞抬丈进孔庙 杨时下架王安石	458
第五十三回	胡康侯经筵献春秋 尹和靖进京挺理学	465



第五十四回	二圣人乱世出世 小朱熹连战告捷	477
第五十五回	朱主簿延平问学 宋孝宗金殿垂询	486
第五十六回	上奏札京师争论和战 拉张栻朱熹猛批胡宏	494
第五十七回	富阳县杨简拜师 鹅湖寺九渊斗法	503
第五十八回	求用世朱熹出山 补裂痕白鹿讲学	513
第五十九回	朱熹弹劾唐仲友 陈亮叫板元晦兄	523
第六十回	陆子静象山发难 朱晦翁单挑无极	533
国学大事记(二)		548



## { 第三十一回



### 僧人道士开博客骂战 范生萧王辩生死轮回

说完了北方,再来看南边。

自刘裕取代东晋建宋后,南方政权也是更迭频繁,宋、齐、梁、陈一共轮了100多年,一道长江水使北方的触角始终没能攀越过来。

佛教在南方保持了强劲增长势头,虽时有反佛声音出现,有时也沙汰沙门,过滤过滤,却没有北方那样大规模的灭佛运动。

先是佛教徒见了王者该不该敬礼,为此争论了老长时间,接着为佛教、儒教二者谁更好而辩论不休。

从此也看出佛教已不是以客卿身份在中国做客,而是跟主人争开了话语权。

最早有慧琳僧人作的一篇论文引起了广泛关注。他的题目是《均善论》,直到读完后僧人们才大呼上当,说被慧琳忽悠了。

你看慧琳怎么写的:

说有个白学先生与一个黑学道士辩论,白学先生代表儒教,黑学道士代表佛教。黑学道士看不起白学先生,他说:

“白学先生自以为自己是中国圣人,经纶百世,可他不照幽冥之途,白天不懂夜的黑,对另一个世界的道路并不熟悉(黑学道士陋之),更谈不上来生的造

化,跟他学没有前途,比不上西域来的佛高深。”

白学先生当然不服,就去问自己哪里比不上佛。白儒生一见黑佛士,劈头就问:

“你们释氏所说的空,与老子所说的空,有什么不同?”

黑佛士说:“当然不同。佛家所说的空是万物皆空,是真空。道家说的空是和有相对应的,只是概念意义上的无,是假空。道家达不到我们佛家四大皆空的高度,我们和他不在一个水平面上。”

白儒生追问道:“释氏说空物,难道物真是空的吗?”

黑佛士说:“是的。空又空,还不只限于空。”

白儒生说:“人类灵长于宇宙,万物生长于天地,怎能是空的呢?要是万物皆空,那你又算哪根儿葱?”

黑佛士说:“空是物体自身本性所有,跟他所借的物体外壳没有关系。记住,兴灭无常,因缘无主,所空在于性理。”

白儒生听了“性理”二字直皱眉头,这也是儒家吃亏的地方,解释性的东西太多,创造性的理论太少,只重视儒家制造,不重视儒家创造。儒家拿着功名利禄的诱惑,才有人读他的书。而有的人空手套白狼,只是输出他的理论就占据了市场,让人趋之若鹜,争着拿钱来送上,这就是国人常说的倒贴。这真是一本万利的好买卖。

黑佛士接着说:“咱们也别老拿着人家老子说事。就说你们的周公孔子弄的什么儒教吧,只顾及一世活,看不见来生缘。目光短浅,实在可悲。而释迦所说,关系到无穷。一说地狱,人就会惧罪;一说天堂,人就会欢喜。”

白儒生对这种叫卖天堂地狱赚人的事显然不赞成,他说:“释迦徒称无量寿,有谁见过不死的人;天天咨嗟金刚固,有谁见过不朽的质。你们这是倒空卖空,典型的皮包公司(效神光无径寸之明,验灵变罔纤介之异,固能大其言矣)。虽说





菩萨无欲，群生却贪欲无比，归根结底，你们这是为利益而撒谎。”

黑佛士说：“不对。要是不告诉人们来生的欲望，此生他们就会活得痛苦。若不勤春稼，秋穡哪里期？”

白儒生叹道：“唉，你们干的这是什么事呢？怎么这么二律背反呢（何所务之乖也）？你们的道在无欲，却用有欲来要挟大众。你们造佛殿时，丹青炫彩，土木夸好，这有用吗？对于死生幽冥的道理，我们周公、孔子不是不知道，只是不说，暂且存疑而已。你们使劲说了半天，却又华而不实，只是许了个天堂的空头支票，却没有银行去兑现（故甘辞兴于有欲，而灭于悟理）。由此而论，言说死生幽冥的未必高远，不说的也未必低失。大家最终都是殊途而同归，不能只看刚发车时的车轱辘印吧。”

慧琳此论一出，立即轰动开来，这哪里是什么均善论，分明是篇压佛论，削正在冒尖的佛教的脑袋，来和失落的儒教看齐。僧人们大为不满，要求惩处慧琳。

宋太祖刘裕对慧琳的论大为欣赏，认为说得好，议论公平，是一篇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的文章。

后来宋文帝又把慧琳邀到朝廷，让他参与权要，每当有了大事，都和慧琳商议。

慧琳门前一时宾客盈门，四方送物的络绎不绝（赠赂不断），整条街上车水马龙，比过年前的京城都忙乎，势倾一时，被人称为“黑衣宰相”。

儒佛争论的同时，佛道两家也在打架。

当时道士传言说，当年老子与尹喜在函谷关分别后，并没有失踪，而是往西一直走到了天竺（印度），在那里又收了一个徒弟，是释迦王子，也就是后来的释迦牟尼。因此佛教为道教的徒弟。

这么说似乎还不过瘾，又有道士传出了花边新闻，说老子到了天竺的维卫



国,国王夫人名叫净妙,老子乘她白天睡觉时乘日精进入净妙口中。第二年四月八日夜半时,净妙夫人生产了。可能因难产原因,在净妙夫人的右腋开了个洞,把释迦王子接生了出来(而佛家经书上则说小王子刚一坠地,就能连行七步,不像别的婴儿只会哇哇哭,他还张口说了两句话:“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同时脚下现出莲花,惹来天人一片欢呼)。

小释迦说话虽不多,但对于一个刚出生的小婴儿也够意思了。

佛教就是这么来的,你爱信不信。

释迦牟尼是老子徒弟的说法都是一本名叫《老子化胡经》的书所扯,起初佛教弟子刚来中土,对道士的这些说法还能容忍,对释迦是老子私生子的说法无可奈何,对这位土生土长的中华老子没有任何办法,惹不起这位干爹。后来佛教渐渐壮大,信众多了起来,有了势力,对道教的这些信口胡说开始了零容忍,并开始反击。

道教也不甘示弱,两家就斗了起来。

这时裁判出现了,名叫顾欢,他写了篇《夷夏论》,论述佛道二教长短。

顾欢是个隐士,不是什么达官贵人,他的判决词只能算是一家之言。他在文中说:“佛是破恶之方,道是兴善之术。佛迹广大,可以用来化物;道迹密微,适合用来为己。至于他们两家所说的话嘛,佛家的语言是华而引,语言一华而引,就会引逗得那些本身蒙昧的人竞相前来。道家的语言是实而抑,语言一实而抑就会抑制住那些蒙昧的人,只剩下一些明白人独自进来。佛经和道经的优劣分别是:佛经写得繁而显,显就会把正路显出来,让人容易遵守;道经写得简而幽,幽就会把妙门屏蔽住,让人难以找到。”

顾欢话虽说得细致,也很有道理,但听了就像个摇头晃脑的世故老人在和稀泥,他在文中又把争论佛道优劣的那些僧人、道士说成是“刻舷沙门,守株道士”,各打了50大板散堂。

顾欢虽然倾向道教,但他的稀泥判决书显然不能服众,做不了终审判决,和他同时的范缜可就不和稀泥了,他旗帜鲜明地向佛教说不。

范缜在齐朝任尚书殿中郎,这官放现在顶大也就是个副处级吧。竟陵王萧子良特别信佛教,座上客也是信徒占据大多数,范缜有时也厕身其间,但他不是佛教的信徒,又性格耿直,看不惯这股信佛风气,乘机发表一些世间无佛的危言高论,弄得大家佛心惶惶,信意摇荡。萧王急了,怕他动摇人心,问范缜道:

“君不信因果,为何世上有富贵贫贱?”

范缜的回答就是那个著名的“花儿朵朵”论,他说:

“人生就像树上的花朵,虽然同时开放,但随风而堕时,有的拂着帘幌坠于茵席上,也有的顺着篱墙落在粪圈中。殿下您就是那坠于茵席上的那朵,下官我就是那落在粪圈中的。贵贱来的路径不同,这跟因果有何关系?”

人生的遭际就是一个个花儿朵朵飘的故事,范缜把永远也说不清道不明的因果问题转化为简单明了的现实遭遇问题,说得萧子良也无话可说,只好强辩道:

“因果虽不可见,但生死轮回终不能不信。”

范缜说:“人活着就会有形,有形也就有神。活着的时候神存,死了神也就灭了。形和神就仿佛是刀和它的利刃,刀无利刃不能称为刀,利刃离开了刀也就不再称为刃。刀没了利刃也就不存在了。同样,人死了,神也就消失了。没听说刀没了利刃还存在着,难道就容许人死了,而神仍存在吗?”

这段话有点儿绕口,你听不懂也没关系,他的意思是:

一句话,有刀才会有刃,身在才会神在。

范缜的神灭论打破了多少人的轮回梦,他使佛教的生死轮回宣传成了梦呓,深信佛教的萧子良自不甘心,后来又召集众僧和范缜辩论,仍然不能让范缜

屈服。

太原人王琰认为范缜已无可救药，写文章讥讽范缜说：“呜呼范子！你真是活傻了，曾不知你先祖神灵所在。”

范缜反唇相讥，说：“傻王子！你知道你祖先神灵在哪儿，为何不杀身死了去追随他们。”

人们一看范缜越斗越险勇，这种人已不可跟他硬驳。萧子良就派人去私下跟范缜交易，说：“只要你不再坚持神灭论，何愁官不至中书郎。”

这就好像安全生产出了质量门，老板要拿钱作封口费，范缜听了仰天大笑道：“要是范缜卖论取官，早已升到令仆了，又何止中书郎呢。”

软硬不吃，难办了。

范缜在生活中也力行神灭论，他到宜都做太守，命令百姓不许供奉神庙里的神，把他们全部灭掉，以免再浪费百姓财物，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范缜虽有意抗佛，无奈官小职微，所伤有限，他的无神论也被湮没在达官贵人的呵斥声中。

到了梁朝，佛教在南方的发展达到了高潮。

梁朝的开国皇帝萧衍变齐为梁，成了梁武帝。

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崇佛的皇帝。

梁武帝的梁朝正好与北魏相对峙，而北魏又分裂为东魏、西魏，这两个魏又是天敌，打斗不已，无暇顾及南边的梁朝，这使梁武帝可以一心扑在佛教事业上。他大兴土木建造了宏伟的同泰寺，常常到寺中亲自弘法。

这同泰寺因为南门正对京城大通门，于是取名同泰。梁武帝早晚到寺中上课，多由此南门打卡签到。

梁武帝崇佛可说是登峰造极，他宣布佛教为国教，还几次舍身同泰寺，经僧众默许，群臣每次都拿亿万赎金来赎回皇帝菩萨。僧众们也很喜欢和皇帝玩这

种游戏,通过这种方式,大把大把的钱流入了寺中的账户。

要是一般的超级富豪玩这种游戏也就罢了,一国的首脑老这么玩就不大对劲了。梁武帝 83 岁时第三次舍身,皇太子带着亿万钱把他赎回,当夜,同泰寺就发生了火灾。

这火从塔的第三层着起,武帝在兄弟中正是排行在三。三郎听说着火了十分厌恶。

这场大火只是坏运气的开始。

一年后,84 岁的梁武帝又玩这种土豪的儿童游戏,第四次舍身寺院,群臣又拿亿万资金把他赎回。

然而,这是最后一次,梁武帝再也不能跟寺院玩这种利益输送了,侯景叛乱不久爆发,攻陷了宫城,梁武帝被围困在台城,活活饿死。死前口苦得难受,向人索求蜜水,无人答应。梁武帝“荷荷”两声,终于脱离苦海,追赶佛去了。

梁武帝和东汉的刘英一样,成了敬佛却不得好报的反面典型,常被儒家拿来教育佞佛的帝王。

再说那位反佛勇士范缜的命运。

梁武帝和范缜本是旧友,梁武帝建国后,组织了大量人力对范缜的神灭论进行围攻,范缜越斗越勇,竟然没人说得住他。梁武帝最后也无可奈何,从他内心里多想盼望这位老朋友放弃神灭,和他一起奔向成佛的大道呀。

既然不合作,也就不重用你了。

和范缜遇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陶弘景,同样是梁武帝的旧友,却因有人生理想 and 追求受到武帝的热捧。

陶弘景在十岁时,一天见到东晋葛洪写的《神仙传》,大家知道,葛洪是道教家的一支笔,理论水平很高,他的书把小陶同学迷住了,昼夜研寻,钻到书里出不

来了，从此便树立了求道成仙的远大理想。

还有一件事对小陶的人生观塑造也影响极大，就是他父亲被妾害死了，小陶从此不仅对女人有了看法，长大后也不娶媳妇了，终身未婚，一心扑在了道教事业上。

陶弘景 30 多岁时入山修道。梁武帝代齐后，对这位老友的志向十分欣赏，每逢有什么大事，常常写书信去和陶弘景商量，每个月常有数封这样的快件，山中和京城建立了绿色通道，路上人来人往，冠盖相望，陶弘景被人羡慕地称为“山中宰相”。

陶弘景在本行业内也无愧于这个称号，有鉴于道教神系混乱的情况，他把各路神仙分为七个等级，排了位置次序。当然由于陶弘景并没有实际当宰相的从政经验，他宰制的神仙朝班有点乱，儒家人物与道家人物同朝为官，可谓是落霞与孤鹜齐飞，儒道共长天一色。

至此，佛道两家都出现了世俗宰相，一个是宋慧琳和尚的“黑衣宰相”，一个是梁陶弘景的“山中宰相”，两家都借着谈空说无踏上了名位权力巅峰。

那么，此时儒学的生存状态如何呢？



## { 第三十二回



### 裴松之加密三国志

### 沈休文鼓吹四声诗

很不幸，这时的儒学已不再是一家独尊的局面了。

在宋时的国学大讲堂里，宋文帝立了儒学、玄学、史学、文学四门课。

老二玄学在魏晋时曾风光一时，但到了晋宋之交，已是明日黄花，倒是史学、文学正在茁壮成长中。

宋朝的史学，我们就先从范晔(yè)说起吧。

范晔字蔚宗，他还有个小子：砖。他母亲到厕所时产下他，额头被砖所伤，给他起了个小子作纪念。

不幸的是，范晔最后的结局也成了茅厕里的砖头，又臭又硬。

范晔的父亲范泰是宋的重臣，历任显职，他的祖父范宁更是有名，是《春秋谷梁传》的注者。范晔家世虽显赫，但由于范晔母亲是妾，在家中地位不高。

范晔做官后，又行为不检点，在彭城王母亲王太妃丧期，不但不忧伤默哀，还深夜酣饮，喝多了打开北窗户听挽歌取乐。这种免费下载偷听音乐方式惹得出品方彭城王大怒，把范晔贬到了宣城当太守。

范晔当地方官时不得志，著了部《后汉书》。



范曄对自己这部史书评价很高。他后来因谋反罪被关押在狱中，给甥侄们写信，说自己《后汉书》中的一些序论笔势奔放，实天下奇作，不下于贾谊的《过秦论》，就是比起班固的《汉书》来也不惭愧，一点也不落后。自古体大而思精，没有超过这部书的。

范曄写的这个书评大家也不要太认真，他的《后汉书》也自有它的价值。范曄写这封信时身在狱中，他也承认自己是称情狂言，说这番话是为了引起当今人的注意，自己炒作自己。

范曄长得身不满七尺，又胖又黑，眉毛胡须稀秃，谈不上是什么帅哥。加上又是庶子身份，在家中地位不高，这些自卑阴暗心理可能都对他有影响。他为了贪小便宜，稀里糊涂就上了别人的黑船，要去谋反，结果还没行驶，就被人告发，跌进了阴沟里。

范曄本是个早期神灭论者，写过无鬼论之类的文章，南朝神灭论的主角范缜是齐梁时的人，论时代还在他的后边。要是这样坚持下去，范曄最起码也是个打鬼英雄，可他被人告发后，又推翻了自己的无神论思想，给告发他的人写信，要和人家在地下打官司，死拼。又给人传话说：“告诉某某某，世上绝无佛鬼。若有灵，我自当相报。”说话前言后语背乱如此。

范曄被处决时年 48 岁，与北魏的崔浩几乎同时被杀。崔浩在去刑场的路上被卫士浇小便，让人很不是滋味，范曄的刑场场面让人读得心里也酸溜溜的。在往刑场的路上，范曄在一干人中走在最前面，几个同案犯一路上嘻嘻哈哈，称他为“贼帅”取乐。这些同案犯中有他的大儿子和外甥，范曄也意气轩昂，又说又笑，大有老少爷们上法场的气概。

到了刑场，老母亲来看他，哭着拿手打他脸和脖子，恨他丢下老母，他不哭。妻子来看跟着他受死的儿子，骂他枉杀子孙，他也只是干笑。等到他的妓妾来和他作别时，他忽然情不自禁，悲涕涟涟，哭了出来。当初抄他家时，家里富丽堂皇，妓妾都穿着盛装，打扮光鲜，他母亲却住在一个陋屋里，只有厨房中堆着点儿



柴火。在刑场上,跟着他一块儿被处决的大儿子范滂最后关头也不叫他爹了,拿地上的土和果皮投他,一直叫他的官名“别驾”,喊了数十声后受刑而死。

想一想,假如你大小是个头,最后犯了事被儿子瞧不起,不叫你爹了,这头那头叫起头衔来,让人苦恼不苦恼。

范曄又有才气又有傻气,对于他的结局,实在让人说不出什么滋味来,他的悲剧,应该首先是一个性格分裂者的悲剧。

范曄对史学界最大的贡献不是他对自己创作的吹嘘评论,而是他那部实实在在的《后汉书》。自从范曄的《后汉书》出,它和《史记》《汉书》《三国志》被后人称为“前四史”,成了史学界的四大名著。

在范曄的《后汉书》中,还第一次列出了《文苑传》。

它透露出一个积极信号,那就是文坛的地位升高了。

此时刘宋的文化市场上有一本新书,他是临川王刘义庆组织人编撰的,名叫《世说新语》。

刘义庆虽身为王,却生活朴素(为性简素),吃穿上不讲究,但因为好佛,供养了许多和尚,为此糟了他不少钱,也没听说弄出个什么结果。倒是他供养的许多文学士,搜集前代逸闻轶事,给他编写了这部《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语言简练有趣,因是记录前人轶事的,被看作是志人小说的代表作,和东晋干宝的那本志怪的《搜神记》一起成了早期小说的双璧。

此外,刘宋还出现了一部史学名著,它就是裴松之的《三国志注》。

宋文帝让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裴松之并没有按常规套路去为《三国志》作疑难字词解释,而是鸠集传记,广增异闻,为《三国志》增加了不少逸闻趣事,大大丰富了原著的内涵。

裴松之的注文比原文还多,他创立了注解中的一种新方式,那就是增广